



幸存錄自叙



余少鈍劣誦書數百過僅成誦十五後心稍開不數
過亦時能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久因公事不能
舍帖括技強仕始第又困簿書失恃而還三年崩壞
北都淪陷遺弓痛憤生理已訖鎬京再興官鄰金亮
內憂外患交至而潰余應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讀
書時有著述随手淪散今待死身又復何云然於
國家之興衰頹好之進退虜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
懼後世傳者失實就余所憶質言之平言之或幸而

存後世得以考焉夫之君者有之夫之証者吾知免
夫南歸卷帙無所携偶有遺忘無可詢質筆楮時缺
蠅頭書之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予志也夫
乙酉年九月朔吏部考功郎夏允彝敬述

幸存錄目錄

國運盛衰

門戶大畧

門戶雜志

東夷大畧

遼夷雜志

琉寇大畧

幸存錄

國運盛衰

松江夏允彝仲父著

神廟冲齡踐祚霄旻成 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
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尤留心邊事初
與高拱合策撫俺答宣大以西稱宣土矣用大帥戚
繼光為薊鎮諱給為替撫一切用舍興建惟繼光言
是從繼光建城堡墩臺相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索
調練浙兵雜邊兵車馬步亦雜用虜聞而畏之不敢

窺邊者三十餘年用大帥李成具于遼左敢戰深入
殺虜過當。是時九邊晏如群吏畏法庶幾黃龍地
節閭居止驕而悍好自尊大又以魏第私其子身汲
怨業卒禍其家繼輔政者多避怨鮮任事。上既壯
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臣下操切之後繼以寬大人
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歛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詡
雖無姚宋之輔亦無媿開元間也自貴妃寵甚上
漸倦勤御朝日希迨國本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
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

持論者益堅。上以為威懾之不若冥置之批答日
寡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
久輟推望者不下被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夷也
以大臣無足仗也所用益寡一人操數柄益得以持
權矣以言路無可採也置之然章一上不待。旨處
分而被糾者即去臺省益恣行矣庸相方滋哲獨居
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
省持之于是升詩教趙興邦宮應震吳亮嗣等稱當
閔虎豹放廢天下翳才殆盡凡中外之得選為臺省

皆闕不下舊臺省益復以籠絡後進必入其黨當時
所擅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賄
賂日張風俗大壞遼東之難一發而將駕兵驕無可
支持賦加民貧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禍發于天祚崇
禎之代而所浸來久矣至群臣皆公營私日甚一日
虜寇之患愈迫明黨之政愈苛雖持論各有短長大
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謂君子者則未必
真君子也民益貧而吏益宥風俗日壞將士不知殺
敵惟知言氏文官不知職業惟習蠶緣雖以烈皇

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萬一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
可以高卧治乎高皇帝一日兩視朝未明而興夜
分而寐非好勞也文之日吳不食良不容已舜稱無
為特言其致治云爾豈以不事、為無為哉乃謂萬
曆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也

門戶大畧

自三代而下代有明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
人亦人為多然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為多然明黨
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於敗亡者以聰明正
直之士世道攸賴必以黨目之于是精神智術俱用
之相傾軋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且指人為黨者必
必有黨此黨之衰彼黨盛後出者愈不如前禍延宗
社固其所也國朝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
一貞為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

成孫名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憲譔自負與政府每
相持附一貫者多言路而憲成謀學於東林名流咸
與趨之此東林之黨所由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
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為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
居功聽者亦無可指為罪也而上下以為有意擁立
乃冀他年富貴故不樂群臣上請然即不請上亦
不行也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
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黜後遂廷杖累三務
仇賢者而痛懲之即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

議論愈煩于是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
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即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
及申時行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為名未嘗不婉轉力
請於上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上以為激聒改
府亦以激聒目之此亦未必有他心惟欲上憐其
意而不之疑或幸從其請身然請者送身調停者言
甘遂目為言者為黨人矣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旋加
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
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為清論雖朝端亦每以

其是非為低昂交日益多而求進者愈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為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為淮撫垂誕大拜多結遊密日譽於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之此為游揚糾三才者即以為東林玷三才狹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益詘之而東林亦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起而清流有素卵之危挺擊之案起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竝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

抵言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曰明某三輩輔成之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曰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為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嚴搜正域寓并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遂歸獄于皦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挺擊者張差持挺以闖青宮據稱款懇二瑞于上瑞乃鄭貴妃所遣建野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癩窺其情大為叵測於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癩之說而刑部主事

王之寀入獄中鈞得其言以為主使出自鄭戚舉朝
喧然以為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惧訴于
上命自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辨之甚力東宮遂
奏懇上出見群臣為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
剖明之遂以二瑞及張差成獄餘置不問光復倡言
上甚慈愛太子甚忠厚其言固將順也而聲甚
壯且越班以言上未曉其云何即逮下獄當張差
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于貴妃之瑞而又直闖
東宮若巧合之寀疏稱差言甚鑿或差恨二瑞

已甚故以主使挺擊証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
寀特甚之寀素守亦不潔廷元與韓浚輩遂于計典
重寀之然操論與之寀合如竇子偁陸文瀛皆至清
而亦為所黜逐此則其曲在浚輩也蓋東宮侍衛蕭
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
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亦斷不可少顧事朕宮
禁勢難結案則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
也二說者亦互相濟乃必斥逐執法者而後已是何
心故若主使挺擊原未必然即令國戚懷凶謀顧不

用鵠而用挺不用中官而用外人皆情之所無第不
妨虛平言之至其怒執法吏而必加一網及於後世
之疑則此誰之咎也嘗是時兩黨業不並立辛亥之
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汴湯北京佐之而所處湯賓
尹王紹徽彈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
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自丁巳之京察鄭繼之
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
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
庸無所主持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

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不返有
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為升詩教韓浚周孔教輩
楚為宮應震吳亮嗣浙為劉廷元姚宗文輩其勢張
甚湯賓尹輩陰為之主于是有宣黨崑黨種別名
宣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元自得而賓尹淫
行無行庠成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
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之麟附升韓求銓部不得
遂反攻之于是之麟之友皆為時貴所抑禮部主事
夏嘉遇初亦為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

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為兵垣仍入禮闈
之麟嘉過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冷疏糾嘉過興邦
遷陞京卿其勢益張而公論益憤矣御史唐世濟助
夏攻趙而并趙之焰漸衰神祖殂落光廟首以
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燾冢臣周家謨俱以名用名既
為首務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為銓憲大
臣即附麗東林亦無不由田間為顯官齊楚浙前此
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為元祐之隆然附麗之後
惟營躁進京卿添註累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為冢

宰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皆為憲臣魏天中為吏垣
長鄒維璉夏嘉過程國祥俱為吏部司官咸清激操
論不無小苛人益側目大瑞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
雅意諸賢而諸賢以其傾仄弥恨忠之周宗建侯震
揚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
忠賢私為夫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不問官中惟
忠賢客氏為政向高故款調停而諸賢必款斥逐為
快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為不共之仇向高亟
去而事大變矣初廷杖上部主事萬燦以威休廷臣

後遂因嘉過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遽行斥降旋
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奸
邪崔呈秀輩陰導之諸賢不可謂無咎也議論高而
事功寡名位軋而猜忌起異己者雖清必驅附己者
雖穢必納即領袖之賢濁亦可重而妬之者衆矣忠
賢一得志盡用奸邪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瑄四出
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
下詔獄俾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
為祠祀者滿天下凡群臣上疏必以以上與儼臣同

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比劉瑾輩且十倍天下
重且而立斯時憂國者駸有易祚之勢特以呈秀
輩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熹廟賓天忠賢呼呈秀
語移時竟不能有所圖而烈皇帝一登極神明自
操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自屈部臣錢元愨陸澄
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
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
案勵精求治數召對每發言群臣皆不能及天下
欣望太平昔東林諸臣為魏瑄所羅織甚慘其尚

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為忠賢收用者自屬下流
無可取矣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
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然急功名多
議論惡逆身收附會其習如前上久而厭之心疑
其偏黨及收卜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
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上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
益科場舊事上為震怒面加詰問史坦章允儒憤
爭甚力上迷而黜之謙益亦黜歸黨禍再起而諸
臣仍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

表日攻愈力而上愈疑虜入薊鎮逼都城上視
諸臣無一區恃者史莖者弘勳之屬糾閣臣韓爌錢
龍錫罷之龍錫旋以素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遂為首
輔體仁亦相繼入政府而門戶之名為上所深惡
幸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聽故政
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為多時又有
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采臣以變一
時雖朝論亦苛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
自相齟齬周罷去而溫乘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

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福
同之虜寇之患日迫而終無能建一策溫去而薛遂
以貪賜自盡且其事發於東廠僉云部臣吳昌時實
發其机要亦薛之福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為也
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至皆辭不出逢
聖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悔赦逋宥罪斥諸臣
多收用之救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名蓋延儒
罷相時其門人張溥馬世奇時以公論感動之昌時
與深相結延儒每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

之所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群論相推益自
恣納賄益廣上亦慮已聽之溥既沒世奇款遠權
勢不入都延儒之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若虜圍香
山寇圍開封竟不能設策救援虜闖入邊自燕及淮
縱橫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偵虜將歸請出視師
上以裝度目之然意已移矣及在軍中未嘗鼓厲
一戰惟與幕客私人納賄縱酒喧傳虜輸銀梓延儒
買歸路以出此其說亦虛妄然上以此懷怒彌甚
亟放之歸昌時亦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

所以待國觀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
而人莫之憐以太攬權及婪賄也其時名流尚多在
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烈皇帝以身
殉國而群臣送死者寥寥以是益為世詬厲然如范
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輩烈一就
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至南都再建國
事累卵宜盡捐異同專心憂國尚恐難友而相仇益
甚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
有擇賢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遷與姜曰廣呂大

器輩移文士英言今上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
往來江上亦意在潞藩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
東林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即與大帥黃得功高杰輩
持為口實力主今上其所操倫序之說自當但與
初時移書意不相合可法輩實為其所賣上既立
可法為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
可法即出為督師士英有阮大鍼之荐舉朝力爭之
卒以中旨起為少司馬大鍼一入即翻送案處諸清
流遂至劉宗周以疏爭士英大鍼內用群瑞外用藩

帥并收勳臣以助其意蓋欲逐宗周輩而內瑞勳舊
滋此遂不可制賄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職
跡狼籍者皆用賄即還原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
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之怒之上實寬仁不欲起
大獄故清流不臣駢首平心言之三案原各有曲直
但當以光熹以到之烈皇帝未嘗稍以前事有嫌
于福邸諸臣亦未嘗以奪長之謀必欲鋤異論者以
存法也今上既立自當置舊事不問即上應其
機群臣亦宜力解而一時柄臣務以離間骨肉危動

皇祖母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垣袁弘勳
張孫振者狠心毒手謀起大獄又擁立操異論者不
過數人而柄臣歛自侈其功凡糾人必欲以此誣入
之如妖僧等事幾起大獄卒致左帥因衆憤有清君
側之舉士英盡檄勁兵以防左帥虜已至維揚而滿
朝俱謂虜必無虞且歛因虜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
亂政亟行群邪並進莫過於此虜一渡江國事瓦解
且死難者有張捷而楊維垣以重案王之明獄上
既之邵城即擁戴之明為天子維垣聞而胆戰自經

誤以為死封疆者謀矣寃矣張掇則攻東林者也不
可以其生平持論之偏而少抑之至此馬阮之徒身
統重兵望風奔竄不亦痛哉二黨之于國事皆不可
無罪平心論之始而領袖者為顧鄒諸賢繼而楊左
又繼為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
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為四明繼為开趙
繼為魏崔繼為溫薛又繼為馬阮皆公論所不与也
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
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

虜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未嘗
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收刻勝可謂之聚怨不可謂
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讖東林附麗之徒多
不肖險者狡者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固亦
以公道扶大其行賄者尚恥人知之也攻東林者納
賄未忍不與至崔魏之時南都之政則明目張胆以
網利為市而不以為恥矣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瑞
為難即賢瑞王安亦瑞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瑞也及
其長也求勝不得必有走險與瑞結交者崇禎之事

往有之矣。攻東林者當神廟時，群瑞無權，未有
內通者，自呈秀輩奉忠賢為主，而所以媚瑞者無所
不極矣。若頌莽功德也，誠天地間一大怪事。迄今於
南都而通瑞者揚，驕語惟恐人不知也。若兩黨之
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乎之說者，即疑
其異已，必操引戈隨之。雖有賢知畏其辨而不能持
亦有因友及友，并親戚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
務抑其進而後止。激而愈甚，後怨深。前身家兩敗而
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願後世之論
為賢為邪，有難混者，余亦以前輩所愛重，欲推而納
之，清玩禍中，然余不以此懷偏念，平言其實，庶鬼神
之可質也。

門戶雜誌

神廟神聖非常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夷群
臣之故置庶務於不理士大夫益縱橫於下故國事

大壞即兩黨相攻亦未嘗一剖其是非直聽其自為

勝負而已然東林所持如國本挺擊等事皆忤上

旨而攻東林者詆東林為好名爭國本為離間因

上之所喜也故東林之後盛而其勢屈惟是國本之

說謂曰申欲以爰易長神廟未必出此但是時

中病群疑上操立嫡不立長之語意在

中宮 妃即為國母故諱曰於立嫡也御史詹
仰庇因中宮病上疏諷及此遂廷杖八十舉朝益皇
皇然公論愈激東上雖心厭惡之亦見衆論之堅立
長之意亦定矣錫爵一貫皆負氣節錫爵之意謂
上意久定不欲權歸群下但令群臣無亟請即行冊
立然三王並封之諭一下錫爵即為案擬施行至大
宗伯馮琦力爭之而始自知其誤不可謂無咎也一
貫與相比之蓋省錢夢臯康正揚輩已經吏部計典
處分而特擬旨留之大為公論所非於建儲事亦大

指如錫爵言李廷機清而勤自負其高而於國本輒
謂群臣不可過爭過爭或激而有變僉遂以奸邪目
之及上年高 中宮以賢見重而 東宮益安及
中宮薨虛位數月貴妃不進位至賓天時乃命
光廟加封皇后此見 神廟原無奪長之意久而彌
著矣惜乎群臣力請時不早行以冠天下疑亦國家
氣運為之也

李三才少負才名為山東藩臬極有名去山東二十
年民歎思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為李所擒治殆盡民

得安生錫爵蒙 特召時于疏言 上於羣奏一概
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身然下以此愈
驚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秘而三才鈞得之洩
言於衆謂錫爵以臺省為禽獸益攻錫爵且辭醜甚
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過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
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辯疏謂相傳 上
於宮中清仙：語以三才為聖人故群臣咸妬之此
其言亦甚不根大抵才而不竊非純臣也其豪華之
習宜不為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常蔬

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
偶然耳昨偶之即察之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
疑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偕時與一孝廉偕謁
之留兩日不過贖數金所偕孝廉頗愠及至都旅館
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者
亦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用之職業亦
非常也
金垓子玉五者東林中用勝於體之士也於諸生中
獨賞韓敬才記丁元存與結婚姻相與至密及敬為

鼎元而元存首攻之玉立實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
可解者敬與賓尹往來最密取之為元未必無故但
敬之才亦不愧耳敬好縱橫之學恣色貨自非治平
之臣要不如賓尹之甚每奪人妻而壞人節也
妖書之事甚怪一夕問自宮門以這街衢皆遍願明
舉朝失色莫敢言搜索無不至其揚言自得者不通
書中所指康正揚輩數人而已所冤陷甚多即高僧
達觀固上所素重亦死獄中皦生光素固亮狡無
賴于妖書亦無實跡亮坐以凌遲夫見怪不怪其怪

乃敗當初發時倘
借以傾清流激

上置不問即寢矣而當局者款
上怒至此可歎也

挺擊之事王之案所訊張差語謂兩黨實說之云苟

打了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恣刑部各

司官與之案語亦多相合而攻東林者言上于貴

妃寵盛時曾許以立愛曾對闕帝立誓晚而媿言之

不符也因勸貴妃廣為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

萬建祠于通州二瑞以為磚瓦甚多不若置窰自造

利甚奢居民多鬻薪于瑞張差非通州人也乃鬻田

質薪亦往市于瑞士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土人于瑞
瑞復嚴責差、產破薪焚訟又被屈不勝憤遂持挺
入宮款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二說未知孰是然總
為人妖可也且處分之法不適始則嚴訊之繼則以
二瑞及差結局所謂化大事為小事也
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於察前上言
察典勢必及其、其意固在免察而于汴北京輩以
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辯以阻撓何逆北京謂俟察
典竣宜言之于是察典尚未下而明時先為民然北

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頗覺太甚秦聚金捨死報
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算命該死
故捨生為此亦可評也時稱察典寃處者七十摠為
宿尹所鼓動耳宿尹盛才名一時重處或以為駭然
繩其品行實不寃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弥甚竟無一
人起而爭之者則在朝清流驅逐已盡矣
余師張華東總憲同齊人与韓浚輩至咸然嘗謂余
曰當丁巳京察竣韓嘗問以如何對以必翻韓詢其
故張曰王之寀題目甚正何為重處之韓愕驚半日

不語嗟乎吾師可謂不阿矣世謂吾師并韓之友而
持論平恕每怪諸人之太甚又如吾友徐石麟冢宰
侯峒魯銀臺馬世奇太史陳子龍給諫皆世所指名
東林也其言亦甚公平每病東林之雜而偏不盡公
忠然世於張師必曰此攻東林者也於吾友必曰此
東林也物而不化不亦誤乎

齊楚浙三方之要道相與甚熾忽而相疑是時山東
趙煥為冢宰并詩教為方滋哲門人操其權故齊勢
尤盛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為選官必以年例冢宰文

廷元輩而齊與浙離矣之麟既黜其友夏嘉遇魏光
國尹嘉賓鍾惺輩皆才名盛一時久擬臺省銓司俱
改冷曹此其持局甚固然適所以自敗也如嘉遇之
濶和清潔而亦與眾共擯不亦誤乎
韓錢王鄒才既相伯仲又為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
可解也王象春自述云與鄒同遊西山鄒為對偶云
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得王忽云林中有點不
成材以賓尹弼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鄒固為
世誦矣王居鄉最為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錢

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既拔阮天錢而以其妾柳氏出
為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命柳姬謝阮
且命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歎嘔嗟乎相鼠有餘錢
胡獨不聞之又何怪其妾質虜廷南都破日與王鐸
南向而坐點諸降臣名至鄒之麟不應名王鐸急款
參之張孫振對錢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宜為周旋
錢領之鄒得無恙張孫振每對人誇此語云非我鄒
衣老幾弄出出來聞鄒厚酬之而鄒猶揚揚稱我不
臣虜嘻亦可醜矣

熹廟之初群賢並為其勢甚盛而敗于汪文言文言
起于微或以為新安門役也而向高南星輩愛之弥
甚言必移時兩公即以病避客文言直入卧内所言
必納楊左輩均重之傅概首彈文言下獄廷杖放歸
僉以概通內議之概亦彈忠賢以自解未幾大獄起
首逮文言連及楊左諸公而縉紳之禍弥天矣諸公
所以及禍皆以忠賢相仇此固君子本色而狎昵文
言為人斯口寔殆不可解余與向高之仲孫交言及
此仲孫謂余曰當熹廟時候名諸名賢此誰力哉

文言向容於三安所每謂安言天下其皆清流也
故一朝台用皆文言所為文言雖遊諸公卿間未嘗
自私嗟乎諸賢之出而謂得一文言乃安得不為累
哉古人云小人不可與作緣又云不輕受人惠誠有
以也
楊副院二十四天罪疏上政府韓廣亟稱之而首輔
葉頓立以為事注此不可為矣然忠賢無外德亦未
敢遽發自閣臣魏廣微以頌曆失朝臺臣李應昇糾
其應杖脊而廣微憤甚先是南星以老病請免入朝

得專心職業於是廣微謂冢臣自請免朝不之罪而
閣臣一失朝即款杖脊何不平至此挾憤與忠賢通
盡逐諸臣及忠賢興大獄坐楊左諸公以多職仍命
鎮撫司五日一比廣微亦駭愕上疏爭而不可得矣
引賊入門而款其不掠不殺詎可得耶若頌秉謙輩
庸劣不足數不過為忠賢奴役耳
嘗忠賢盛時舉國皆狂最甚者為五虎五彪然皆由
崔呈秀以進或謂李夔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尚有甚
焉者如周應秋為十狗之首其貪鄙不可言其罪亦

不在五虎五彪之下與之合局而不同汚者如高弘
圖首言治獄削辱之非王志道名用終不出王永光
上疏力請言強刑以致天變王業浩張授赴名即忤
瑞黜歸此皆能自振拔者崇禎之朝諸賢即宜與之
捐成心偕大道而終亦落不令此則諸賢之過也
崔呈秀為戎首其致死力於清流因巡言鹽淮揚時
總憲高攀龍特究糾其貪幾致之死因呈秀之縱恣
愈成攀龍之知人也諸賢之受瑞禍也慘絕一時名
高千古然亦有向來攬權好事自致此禍者其高卑

不等最高惟周順昌生平至清亦獨立無黨當魏大
中盛時順昌未嘗與合大中逮問過吳門時向來交
好皆星散撫臣毛一鷺素奉大中至是不與大中通
隻字順昌憤甚遂以女許嫁大中孫且呼緹騎而罵
之曰若歸語忠賢此亂臣所為受詆萬世向來未有
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當以吾言告之每見人輒痛
語時事遂及於禍使順昌稍嘿必不及此真鍊
漢也緹騎至吳時士民發憤擊之十存一二擁順昌
不令去以夜跳身入都下詔獄受刑至酷詞不少撓

刑已即痛罵忠賢輩加刑時則呼高皇帝同時入
獄者語或少異順昌即怒罵之忠義所激遂致王恭
廠吳變舉朝駭愕合疏諷諫忠賢之黨亦多畏而遂
巡者然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不張故終不免偉哉
其清中之清忠者之忠乎是時士大夫下詔獄者俱
五毒備至惟高忠憲未逮時先偵其事自溺園池中
死而不仆其絕命詞曰大臣受辱則辱國謹遵屈平
之遺則聞忠憲生平學道得力死生之際泰然文震
孟閻學嘗語余曰生平止服一忠憲事合道忠憲嘗

自言少年以氣節自期許及行遠竄值風雨因卧舟
中數日餘遇晴霽登岸入旅店中推窗忽覩桃花爛
然遽自悟從此覺事有異并氣節之想亦冰融矣
觀其遺書真有得者獨於門戶異同之際持之斷
終不化也
四方清祠忠賢者其言皆醜絕不復知庶恥事而最
甚者惟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先師謂孔子作春秋而
忠賢定三案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黜東林清祀之
學宮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先師並尊入

國學遽殛死自稱見子路怒擊之陸當崇禎初伏
誅小人所得幾何而甘為此可恨亦可怪也
忠賢兇惡非常國史當備載之余見一術士徐姓者
言遊都下五人共飲於旅寓忽一人唱言忠賢之惡
不久當敗四或默或駭訊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賢雖
惡必不能將我剥皮我何畏至夜半熟卧忽有人扣
門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提四人並入內地見所擒
之人手足咸釘板門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語不能
剥其皮姑試之即令取瀝青澆其體用椎敲之未久

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歎死忠賢每人
賞五金壓驚絃之出嗚呼惡貫古今矣
三案者挺擊紅丸移宮也挺擊已識其畧矣二案亦
當平言之光廟病急亟遍體皆冷勢已不起李可
灼請以紅丸進是日召諸大臣入并召兵垣楊
漣因漣上疏欲上慎起居防意外也群臣至
言病已危殆諸臣言皇上一月之內善政甚多必
蒙其祐無虞上慰以病勢難挽且言左東宮要際
又云李選侍奉侍勤勞嘗生子女宜封皇貴妃朕心

內亦安即呼皇長子宜出與群臣一言。熹廟出遂
將其上諭再為口傳。李選侍忽道降後手挽宮熹廟
入傳。以宜封皇后。宗伯亦唯。一時有言。上命封貴
妃。非皇后也。宗伯再奏明之。上再封貴皇妃。命
因呼可灼進藥。群臣俟命於外。藥進少時。上遽稱
可灼忠臣。連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丸。厥明。上宿天
矣。仍賞銀帛加等。於是群臣奏可灼進藥。懷不執心。
閣臣故賞之言。亦太過。但不宜於宿天後復擬賞耳。
是時一月之內。連遭天喪。朝中洵。楊漣率眾排闥。

入奉。東宮登極。眾見。東宮即羅拜。選侍時在乾
清宮。以母禮待東宮。左光斗遂疏言。乾清宮非至尊
不可居。款速其移宮。自當。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
今。且慮有垂簾視政之事。此亦過慮。楊左即拉閣臣
揭請。即日移宮。選侍頗受逼迫。御史賈繼春遂言。
先帝於群臣至厚。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
盡非。然宮之應移。似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為功。他
人亦不可詆。以為罪。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
與大瑞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掛冠歸。中旨切責賈。

皇遽自解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其言
至平且確乃實終黜為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
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寃彌甚即
賈亦心憐之總之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
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
失調停然以此規諸賢之過則可以此罪諸賢而加
以一網不大誤乎當東林極盛時其重處惟一繼春
耳餘不過年例散轉而已受處者即以為不堪而崔
魏之時諸賢重者並受酷刑死謫戍遠配者累、至

輕者亦必為民盡道奪浩命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
之罪不可言也

當忠賢盛時雲間奸人徐姓者上疏言士民願為立
祠寔絕無其人也有惡生周姓者與徐為姻相附麗借
此索詐恣行其所營祠地遍余居後欲攘余地廣祠
基所以相逼者多方余終拒之余時布衣徒步以待
禍之至幸在聖明御宇徐周立敗余乃得免嘉善錢
繼登為蘇松道初責徐周以示眾仍成之言云嘉善
嘉廟病亟時魏瑞張甚中外危慄意天下事不可為

矣。燹廟台。烈皇帝入見，即諭以吾弟當為克辭。
烈皇帝惶懼不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
死。」燹廟再以此善視中宮為託，又言忠賢宜妻用。
烈皇帝益惶懼，求出。燹廟宿天忠賢自出，請烈
皇帝入宮。烈皇帝以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
宮中物也。當是時，群臣無一人得見。烈皇帝者，
帝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瑞攜劍過，即取視其劍，留之。
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酒食，
無從取侍者，以宜問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歡聲

如雷，群臣俱在寓，問卜，懼入朝，有他變，生死不可知。
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令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改
服，又謂宜如常服，群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
哀訴宦者乃放入，既哭。大行皇帝王魏兩瑞在喪
次，是日皆王瑞發言，各部備喪禮，而魏瑞日且腫，默
默矣。群臣入少頃，獨呼崔呈秀入，語移時，秘不得聞。
或云魏款自篡而崔以事未可為止之也。以此諸奸
失勢，憂懼不知所出而烈皇帝不動聲色，遂元兇。
燹奸黨宗社再安，旁無一人助較之。世宗為更難。

矣時在朝者皆魏黨莫發其奸楊維垣寔首糾呈秀
始自相携貳然於瑞仍不敢致譏也陸澄源錢元愨
乃直指瑞罪至錢嘉徵所言十大罪乃詳盡瑞不勝
憤哭訴於上愈觸上怒始放出之至中途言者益
甚瑞傾知上必重處遂自縊旅店呈秀列姬妾并
羅列珍異酒器雜飲一杯即擲壞之飲已乃自盡
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嘉徵與余交循大雅人
其子孝廉泮有至性惜早夭嘉徵以貢為松滋縣尹
元愨擢司銓澄源屢與東林反唇所行多不簡以京

察錮之為善不平惜哉
上既處忠賢即因臺諫言定逆案閣臣韓爌端而厚
錢龍錫和而謹而款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
以清上大不然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最輕者
為民閣臣又以數人上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
贊導速化為題皆盡列入且云忠賢一人在內苟非
外廷逆迎何遽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之閣臣
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閱日上台閣臣入先有黃袱包裹者累上指

示閣臣曰皆紅本瑞寔點也當一按入之閣臣知
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掌惟司案擬三尺法非所習
也上呼吏部問之冢臣王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
法不習刑名對上乃令法司同事又云張瑞圖未
宗道何以不處閣臣以無事實對上曰瑞圖乃善
寫為瑞所愛宗道為皇太后請卹稱在天之靈可思
何如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請善待選侍
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及寢然其持論亦多可取
上曰惟其反覆所以為小人於是案所羅列甚廣幾

無一遺矣其不安者如楊維垣首參皇太后不宜入也
以其力扼韓爌文震孟之出逆處以謫成虞廷陞魯
恭孫居相于趙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呂
純如雖有頌瑞之疏疏至熹廟已賓天霍維華取其
疏稿削去之矣竟據邸報出入之此何等事而草報
入致被處者屢思翻案持局者日費提防糾纏不已
南都再建逆黨翻而宗社墟矣此則當局者之咎也
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為冢宰永光亦清介王恭
廠之變其疏獨侃或云此事屬張履端王陞所勸

為然亦永光燬矯之徵也乃東林諸賢必欲逐而
去之王永光憤激為難引同者弘勳張道濬等再欲
首推而慮周延儒以名對得上意懼同推勢必用
周力扼而止之不知上既意在周不推適恐上
疑身安能力止耶於是黨同之疑中示上者益深
溫體仁發難而因為之助或云內廷已有為之應者
共費銀八萬兩官府同聲以排東林而議益單揚
不知也倏蒙名對德益且自以枚卜定於此日矣
及入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辯溫言如湧泉而錢

頗屈先是錢已與韓敬為仇韓固浙人錢歆典試浙
中文震孟曾諷止之錢不納及應名北上文又勸
以緩事故卜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已久而溫以
為非此不足扼之觀錢立身本末豈不貽羞當世哉
溫已首發難端與滿朝為仇勢不得不自結于上
前救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
殘盡矣其操守頗自勵上始終敬信之然盧杞之
清忠強介固其倫周再出頗反溫所為而守濫甚敗
壞國事實在兩人亦東林之賢過激以成此遂致天

下左衽痛哉
當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
其言非盡為國家起見也平心言之不納豈直是其
一長矣庇私黨排異已亦未嘗行之有跡但因事圖
之使其機自發而無上無疑也無識者遂謂溫于各
輔自勝然其收刻陰險自非端人始而與周深結周
故力助而且援之以進及周為大瑞王坤所拂舉朝
爭之而溫無片言相助科臣陳贊化糾周去之凡與
周為難者溫皆援之以進助周者皆屈焉蓋周之去

實溫擠之也當素崇煥獄起攻東林者欲陷錢龍錫
以盡織時賢周溫實主^之後因黃道周疏救周意頗回
時久晴不雨言路復言及錢得減辟為之戍初出獄
周即相遇極言^上意怒甚有可怒甚多卿等豈能
盡知之語挽回殊費力錢極感未幾溫至錢因述周
語謂非公等力救何以再生溫第曰^上意不甚怒
也于是聞者遂以溫為質實而多周多虛偽然特溫
之巧極擠周耳嘉善錢士外生平端謹為東林所推
重而龍錫其座師也聞溫語頗重溫而輕周溫遂與

相結士非入政府溫凡有所為每推之令先發而後
繼之如用冢宰謝陞繼憲唐世濟皆溫意也而錢成
之及溫攻去文震孟頗引錢為証錢亦有助溫語及
歆進者已進歆退者已退而視錢為贖物也因有訐
奏錢之弟鎮撫士晉者溫即擬嚴旨仍囑同事林鈺
毋得淺言蓋歆借弟逐其兄錢旋上四箴疏語多諷
上又爭搜括江南富戶事遂去位其去也頗光明而
中間為溫所用幾擯於公論受溫累不少溫棄之如
遺也其立心概如此國家元氣剝喪良多至於虜寇

交証不展一籌則凡居政府皆如是不得獨責溫也
烈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
措則內瑞持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用舍
榮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為所陰移當初改時
不許內瑞與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瑞輩而攻東
林者默結之日以朋黨之名中於上其時以通內
自詡者史塗也輔臣錢龍錫之獄皆史擠之及其得
出錢自去大瑞王實心寃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
陷錢謙益於獄也謙益去死如髮大瑞曹化淳憤而

發陳張之陰謀陳與張立初死溫遜而錢釋矣薛之
死也成於厥瑞王而周之死也則又小玉瑞怒之也
廷臣通內漸亦不以為醜曹瑞之喪其父也大臣與
言路多往致祭小玉瑞喪母大臣亦多往送甚有倡
為傳單者揚不之議九卿中不往鄭三俊程國祥
耳廉恥道喪國事安得不敗然此時瑞輩特陰為播
弄耳其畏上英明寔甚也若南都之事則攘臂揚
眉內外交相市以為即聞之上何傷宗擬銓除群
瑞人：可言即大瑞自好者亦歎以為成憲盡裂知

敗極之不可救也視先帝朝天淵矣
周廷儒之承上眷也最深凡上怒時莫能挽回
惟周能談言微中如黃道周之獄人皆以為必不可
救周自能微詞挽已得減戍歸矣上偶言及岳武
穆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周進曰岳自是
名將然其敵女真事史或多虛張即如黃道周之為
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
甫還宮即傳旨還原官此亦周所長不可沒也
烈皇帝之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

佐非人也庶幾以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
勤憂國不失賢相惜用之稍遲謝陞不徇物情亦不
違公論三公者於二黨皆公虛不倚謝時合時離或
以其機智少之其糾許譽卿也寔逢迎溫意未幾又
推鄭三俊為總憲似亦善補過者但寇虜之難范死
節最烈可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內難聞即自
縊為僕人所釋歎再縊而寇已入擒之矣受刑至慘
已披其寓家蕭然無一物歆孰而大用之方終不屈
以死或惜其死之少晚然大節終無貶也謝不免於

臣虜人未幾沒或云為虜所疑也惜哉出方下遠矣
馬士英素以才望稱其濶大不羈或亦邊才之選而
用之政府則乖甚矣初為王坤參之謫成周延儒再
召阮大鍼寔以士英託之遂起為鳳督與大帥黃得
功劉良佐善曾一敗素寇募其鄉黔兵為親丁頗能
戰高杰之南通也士英厚待之劉澤清初至瓜州士
英心與通殷勤頗自任德而歸怨於南樞史可法以
為成固願公等來而史公不善也及擁立之舉馬逆
聯絡二劉高黃^為助馬入政府而四鎮皆開茅土馬

入輔而史出鎮即國事敗壞之始也蓋四鎮驕悍馬
尚可以夙誼籠絡之史則与之相水火安得聽其驅
使一旦維揚即為高杰所困史竭力調劑僅得相安
久之高且歆為史用而黃劉皆與高為難馬知高之
向史也亦心厭之矣當北都初破時高與澤清皆歆
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大擾維揚瓜州間殺人無算
莫敢聲其罪者劉宗周以總憲召首疏直糾之謂二
鎮皆可殺輔臣姜曰廣擬優旨下史館記錄於是澤
清忿然歆與姜劉為難馬遂因而用之四鎮皆令疏

攻姜劉其詞凶悍甚史詢之四鎮皆以不知對史遂
疏言此疏乃黎丘之巧混劉澤清又上疏攻史謂疏
實其所上因史偶問及故混答之至尊之前倏倏
真此則大怪事而馬方快於逐姜劉大_用鉞不復顧大
柄之委去也史溢以展布益難大鉞一出凡海內人
望無不羅織巧詆貪夫僉人無不湔洗拔用馬立心
疎濶原無赦人手故不至遽興大獄而每上疏一曰
奸黨再曰奸黨總以擁立二心為題殊不知擁立懷
二心者不過錢姜數人与諸臣何与而歆一網盡之

未幾有妖僧大悲者自稱為先帝又自稱為某王殆
類病狂者而張振孫與阮大鍼歆借以起大獄阮傳
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如
徐石麟徐沂陳子龍祈彪佳之屬咸列焉即余未嘗
一日為京朝官楊廷樞一老孝廉而羅織俱歆首及
之馬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又未幾而有膺東宮之
事據 聖諭以孟春至留都留之不肯止直由嘉興
武林之紹興 上密遣人召之乃還而言貌多可疑
歆群臣識認馬亦先有揭言其必偽及群臣往察王

鐸首言其偽舊東林講官劉正宗李景廉亦以為所
言講讀事皆非寔眉目亦不符方馬之揭清群臣識
認也謂講官方拱乾現在當令阮大鍼密諭之往認
拱乾入馬許以即復原官且加超擢及識認之日偽
東宮指方以為此固講官也方不敢應及劉李具疏
方亦不肯立名及遂出都：民籍：不平皆以為真
中官言亦如之而縉紳皆以為偽阮張又歆借以起
大獄而黃得功首上疏不得遂加害劉疏繼之左良
玉素繼成遂上疏力争左遂詆馬阮輩稱兵犯關馬

盡遣江北都下勁兵往禦之是時虜已逼維揚有言
及虜事者馬輒以為必無虞且欲用虜以勦左四月
廿五日揚州城破可法死之或云遁去虜旋逼江而
都城終不以為意五月初九日虜渡江無一矢相向
者馬擁兵出遁大鉞孫振輩或遁或降惟張瑄死難
上至得功營中得功戰歿上亦臨虜士英本無
意于誤社稷而社稷為墟本無心於剪清流而清流
盡逐及遁也既不守城又不衛上第云奉皇大
后以行所至縱兵大擾卒未嘗與虜一戰謂非萬古

罪人可乎方諸奸欲起大獄肆誅鋤之時即余亦賴
士英知其無辜得免誣當私感然亦不可以廢公論
也萬世以下亦以余言為無私否

南都之改吐：怪事殆不勝書其大者如偽東宮具
一也又有偽皇后自稱上之元配且已生有子初
在河南按臣陳潛夫為之疏聞奉旨為偽着逐出
境而必欲自請至都及至上震怒下之獄備受拷
訊終無詞此古今異變也要其真偽總非臣下所能
測又有市人忽聞空中語令其入宮認子遂儼然排

閭闔而為妄言每借一事即欲為羅織之案賴上
寬平馬士英無救機故得免然庶務乖張如狂如醉
無一官不用賄其價倍湧苟費多金雖重犯立致要
地中官勳臣藩鎮皆得操用舍中官向冢臣徐石麟
居間欲用一縣令為吏部石麟怒拒之以奏聞上
亦不問又有給事陸朗者外轉費銀數千得中旨留之
石麟質之內瑞內瑞云此已進御遂無敢言者而給
事反彈石麟去位矣諸瑞與馬阮輩相表裏或偶聞
於上竟以從寵而來貧若無資實奏上憐之不

之罪也票擬前後相反銓改濁亂至樞部為尤甚凡
白棍至都者即日可為大帥前官未出缺而後官已
陞授累：皆是及至任所互爭乃令舊者仍任而新
者候缺於是舊欲固其位不得不輸賄新者已費賄
矣更加賄以求舊官之速去大抵武弁之揚：莫甚
於此時而囊橐盡傾以奉權要亦莫若於此時也都
城有滿街都督一部職方之謠嗚呼始於宮隣卒於
金虎豈不痛哉群臣之負烈皇帝也上事：焦
心而群臣無公忠者群臣之負弘光帝也上事

事者已而群臣無不恣肆者其負固同也水落石出
蓋棺論定北都陷而范景文李邦華馬世奇申嘉胤
成德金鉉倪元璐劉理順許直自盡於官南都陷而
徐石麟劉宗周祈彪佳侯峒曾徐沂黃淳耀殉難於
家不可以其東林也而詆之若其臣虜寇如錢謙
益李達秦鞏自不得以其東林也而怒之又如張捷
之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如蔡奕琛唐世
濟鄧之麟張孫振陳于鼎劉光斗輩之失節亦不得
以其攻東林而怒之也

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夫婦凌義渠
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
徵王家彥勳臣襄城伯李國禎惠安伯張慶臻戚臣
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太康伯張國紀駙
馬鞏永固舉家焚死武臣周遇吉內臣王承恩南都
死難如高倬劉邦弼何剛吳嘉胤陳于階錢棟祈寇
佳勳臣靖南侯黃得功魯之璵吳志夔黃瑩侯承祖
父子陳天叙等皆爭先日月与二黨皆中立故附記
于此

成德之自盡也先語其妹云爾尚未嫁留此何依妹
清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縊死其妻繼之德痛不及視
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歿
亦慟而自縊當德之屢紆溫體仁也廷杖拷訊備受
慘毒其母多方畧體仁於途且欲擊體仁訢於上
遂之出都謫戍遇虜變家屬盡沒又以玩離顛沛其
妹年二十餘竟未及嫁甫召還而合門殉難最為
烈云 劉理順盛德士也亦闔門自盡冠在中州知
其清亦聚哭之 馬世奇二妾皆先自盡 汪偉與

其妻對飲自盡妻誤在左即曰誤矣夫宜左也仍易
位而汲 南都之覆虜勢甚盛人皆以為無可為矣
惟石麟矢死必圖興復入城殺偽官後衆情紛互
猜出石麟於外及城垂破自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縊
二義僕二義僮送死焉 侯峒曾倡義守城殺虜甚
多故虜最恨之城破已自投池中虜出取其首指為
元兇其子圓演圓潔少年高才自聞南都破即發憤
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為虜殺義僕
亦送死 黃福耀初登第即知時事已非不

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及与侯同守城破
及其弟淵耀同自縊死乃題壁以不能謀國為歎
陳于堦官至欽天監博士聞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
吳嘉胤已奉差出都聞虜渡江及復回車寓於城
外僧寺欲上書屢不達及書上即自縊侯承祖守
金山衛殺虜五百餘力屈被擒罵賊而死此數公者
尤死難中最烈其生平義行不勝書記異日史在當
各為立傳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節草野間亦多其
人未能詳記

東夷大畧

固女直之裔也在昭代甚衰

嘗事

後受

朝命為屬積功為龍虎將軍忍

詢多智初事

甚恭已色異志

初以力戰起

後日貴封定遠伯子弟皆為元戎奴隸無不金紫咸
極而哀其長子如松頗勇竟以戰沒諸子如樟如梅
如柏遠不逮父兄惟納交朝貴窮奢欲為事於是兵
備日盡健兒日寬內臺又惟与李氏交好婪其賄遠
事日壞矣己午之間女酋發難于清河李永芳以城

降女肯以女妻之上書言邊臣侮慢寡信之事當承
平之餘驟聞女變舉朝錯愕時撫臣李維翰貪而寡
識奪去起楊鎬為經畧杜松劉綎馬林李如柏為
大帥鎬固庸且老矣年許無所建白朝論欲其速戰
輔臣方從掣兵垣趙興邦皆不知邊計發紅旗催戰
鎬匆後兵為四路兵分則弱失算甚矣而師期預
宣女肯得預備曰憑前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偵知杜
松最勇此兵先至渾河沙壅上流伏兵山下杜至河
催軍連進渡未畢伏兵起凡火藥利器俱未渡水大

至兵已渡已渡之兵陷伏中杜登山巔呼飲已出
戰不能支我兵內壅至不能舉手咸殲焉馬帥尋亦
敗惟劉綎深入營女肯假杜旗幟馳報之令亟來合
戰劉綎營而女騎闖入不復可止綎与其下養子劉
振孫喬一琦等力戰不支得脫者無幾惟李如柏不
與虜遇以全師歸一時朝議喧然謂李賓通虜鎬庇
李氏而以杜劉陷危地鎬之寡謀李之怯避皆見矣
鎬與如柏先後逮下獄起熊廷弼代鎬廷弼向為遼
左巡方力糾李氏且以才幹稱故以御史起用為經

畧既至勇於任事歸令嚴肅身自偵探將士多畏而
服之遼事幾振然性好自矜多怒罵人鄙夫朝貴原
其隱情亦欲嘗人以莫人之相攻得却擔去顧一時
邊才無出其右者朝貴皆碌：專以臺省之熖凌人
不復念國事劉國縉者舊臺中以攻道學與熊姚者
同類也熊以獨立自許姚劉皆以夙望之彌相失劉
立用遼人而熊謂遼人不可用此其說亦各有得失
咸負氣相詈過甚姚歸朝而遂熊之局定矣省中魏
應嘉臺中馮三元張修德與姚連章力攻熊：亦詆

侮四人即請魏馮張三人出勘遼事 上允之而臺
省又以為非體力爭不可熊遂有原告脫逃之譏改
命省中朱童蒙往勘童蒙疏稱廷弼無大失但不宜
悻：求去閣臣劉一燦擬旨申熊臺省方起而攻劉
而遼東陷矣熊之去也姚宗文輩力舉薛國用代之
是時余方館于鄒平座師張華東家師垣是謂薛必
敗遼事以其人好名鮮實余詢之遼人大抵好收物
情既為經畧乃理詞訟細務以悅人殆稱循良之選
也而以立兵不亦左乎於是亟台廷弼廷弼辭優

詔勉以君臣大義甚有哀切之詞而廷弼氣益甚頽
其再出也撫臣王化貞蒞治廣寧與尹相逼而熊乃
處關內熊未至而王已自許必能勦尹朝論俱向之
蓋意王之必能成功而厭熊之侮人過甚也王任事
勇而寡智遠人每愚以尹必可破王遂欲渡河勦尹
而熊以為尹未易敵惟當慎守熊向自誇曰舍我無
可當尹者王遽以此自任益不相得互詆之章日上
朝論多左袒王欲削熊經畧銜而仍責以與王相照
應不得膜外視余時以計偕至都偶言於所交一二

臺中謂王未足恃欲責熊以任事不應削其銜朝貴
俱以為不然此論未及定而廣寧陷矣化貞幾為虜
下將縛送女孀狼狽遁出城廷弼時在寧遠方幸化
貞之敗自驗其言又以衙門在關內亟馳入關而不
知薊遼之責與王共之廣寧雖失寧遠尚可守也委
而去之詎得無罪化貞被逮廷弼解任候勘大司
馬張鶴鳴以負氣自矜廷弼向嫚罵中朝莫敢與抗
張自以撫黔定亂有豪傑聲與廷弼互詆不少遜至
是力排廷弼謂化貞功罪相等廷弼有罪無功朝貴

亦多恨廷弼廷弼懼歸而被傾陷也自請入都與化
貞廷高既在并下獄遂與化貞同擬大辟化貞固當
死而廷弼似大重云時廷臣無可任遼事者蓋度方
震孺特舉詞臣孫承宗承宗出視師以王在晉為經
畧承宗旋上疏款自任遼事以在晉輩俱未可恃也
戶部承宗閣臣出任邊事頗為悚動而年餘不犯邊
而魏瑞之亂起承宗幾不容能有為之游說以解者
得請歸以王之臣為總督而袁崇煥以道臣治宣遠
未幾女酋又大舉入寇前此戶所攻必破無不望風

潰者宣遠孤城外懸忽聞戶警舉朝震駭以為必不
可守崇煥泣血誓守啖草根以勵眾曰苟能同心死
守我為牛羊以報是所甘也眾感其言為取西洋大
銃置之城頭為堅守計戶至數里一望無際眾皆懼
謂一攻城下便不可敵欲發銃擊之而未有習者惟
崇煥一危人嘗聞西人之發銃而無害也姑試為點
放銃一發而數里之外見戶狂奔不止其被擊殺數
百人於是戶俱不敢以大隊薄城而城中亦以銃為
可恃大小銃間發教戶無算戶遂罷歸崇煥軍聲大

震擢為撫臺大帥滿桂亦優擢中國之敵議戰議守
實自此始也崇煥尋又與王德督及大帥桂不合朝
議曲調之終不諧聲又犯錦州至宣遠城外皆不合
得志而去女行旋死崇煥亦不為魏瑞所喜罷歸
烈皇帝登極磔魏瑞凡瑞所用邊臣皆廢不用亟召
崇煥以大司馬經畧遼事上君已委用之台對之
日慰勞脩至崇煥銳而輕每易言天下事上詢以
女行何日可滅崇煥浪應以五年及賜食出至午門
群臣有問以五年果可奏績否崇煥謂上期望甚

迫故以五年慰上心云爾時有識者即譏其不能
成功再入對崇煥遂以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
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相照應方得成功上即命
各部及臺省如崇煥言崇煥無可卸責一至宣遠遂為
講款計蓋自崇煥宣遠奏捷之後即令番僧往吊女
行以講和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女之命遂以平
女自詭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斬
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人率制金
復海蓋時虜女有所斬獲頗有功而遼民苦虐於

戶時款竄歸中朝歸路甚艱百計疾走數日夜方抵
關文龍必掩殺之以充戶報功是其大惡又驕恣所
上事多浮舉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以方握
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斬文龍也上
甚喜褒諭備至未幾戶闌入遵化撫臣劉某大司馬
王洽俱不習邊事倉皇無以應女長驅薄城急召崇
煥入衛宣大各鎮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女自任
一旦縱女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女相值輒避
去及入對先以危言導侍臣冀朝臣懼而從款議也

願上英明終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
養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中有喧言崇煥導女
入犯上甚切齒先是女出獵擄我多人中有二瑞
上命偵崇煥者以被擄女視之知為瑞也乃設一
計佯為素遺書約犯邊事答云知道了多謝素翁又
佯驚曰乃為瑞聞縛瑞亟斬之又款遣一奴私放瑞
歸瑞歸上其事上再召崇煥入即下詔獄此言
周延儒親語余者延儒久與戶比度每輸情故知其
言不誣又余鄉一縉紳從度歸言遼事甚悉以語外

子卧子所奮臂而敵其紳者即此時之事也時既下
崇煥獄即擢泐桂為武經畧以祖大綬黑雲龍輩俱
為統帥率遼兵素感崇煥桂與大綬又互相疑大綬
輒率兵歸宣遠。近大駭亟用孫承宗言置大綬擅
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大綬之母亦以忠義責之得不
叛泐桂合鎮兵與戶戰桂戰歿雲龍被擒兵大潰幾
殲焉幸戶亦得志歸都城危而後安於是磔崇煥誅
王洽用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為大司馬邱民仰撫宣
遠劉可訓撫薊州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戶所陷

各城亦皆恢復然秦撫耿如杞入衛之兵中路潰去
為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起矣承宗未久亦罷去
丘巡按撫與大綬不合梁司馬劉可訓以中朝水火
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塞責戶一犯宣府
一入山西由薊入燕而壬午之入直走青齊及淮而
止所至屠掠一空禍至劇或之兵力亦愈分寇急則
調邊兵以征寇戶急又輟勦寇之兵以禦戶卒之二
患益張國力益耗而事不可為矣關寇入都城款輟
關外之兵入關以禦寇即李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

城而入十即七日申事也三月烈皇帝身殉社稷普天痛憤
大帥吳三桂父陷寇中不之顧力不能當借兵於
虜與寇一戰大勝寇即棄都城西走而虜晏然以為
得都城於寇云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既得河北復取
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為寇為先帝之仇虜能
為我滅寇非我仇也嗟乎寇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
嗷三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於何年皆以東夷發難
也且河北為寇所據猶曰取之於寇江南何罪而奄
有之耶我謀不臧將不擇兵不練廷臣置邊事於度

外邊臣以尋端卸擔至南都之政賄賂彌彰如狂如
醉使高皇帝之開闢烈皇帝之憂勤一朝宗社
邱墟大可痛也

蘇味遼夷雜志

中火司馬玄渚常語余曰為少司馬時嘗一晤李寅
誠寅誠以為文定公子也待之極恭叩之邊事曰為
費甚多凡所有健兒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子女第
宅及呼盧狎邪之類俱曲以濟之有求必與但令殺
虜建功而已玄渚叩以費從何出口非能自給之也
當其窮時則貸之或責以零勑劫帳或責以禦虜先
登計級受賞即除前貸故人皆樂為之用此李氏功
名所由盛也當是時天下皆疑李氏有異志兵莫強

焉然後李之費以養健兒者漸移以結朝貴凡撫按
出都必預有以結之至則相與雷同任其欺蔽即山
人墨客求朝貴書出游者必以李氏為利藪李氏子
弟恣意聲色婦人出游騎若雲錦而功名衰矣予嘗
叩之遼友云當成梁盛時所招致智勇之士熟戰陣
者甚多如柏如楨時其人皆在何潰壞至此遼友曰
此天也當成梁如松之貴與之語皆媿三精當及至
如柏輩既弱且蠢與言皆潰甚其父兄之風無一存
者知其必敗嗟乎李氏之盛衰即遼事之興廢也後

之論者亦往以通戶罪李以屬太苛如柏敗後如
楨即以夫金吾出鎮不過以孝廉五示人計偕寓其
宇下疏舉之即因而用焉廷弼至一糾如楨大罪下
獄擬辟而大過然人皆以李氏素有富名積謗所集
無有一人寬之者如柏既死如楨自問死無日矣
忽中夜奉烈皇帝旨宥之出獄如楨夜出囹圄家
寓城外久不相通忽而叩門皆駭以為夢中事也後
遂續其宣遠舊封古人云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
君者也烈皇帝之謂乎

遼事之起三十年矣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徵靡不
彰明較著也當戊午發難彗星亘天四五年前地生
白毛鬼哭於宮近在簷際遠則數丈所稱鬼車鳥者
民間鳴鑼發砲以駭之去則旋來竟夜乃止尤為史
籍所不經見也已未四月十九日四路發兵京師大
風霾余以計偕出飲友人家坐小輿中兩壯夫昇之
震蕩若在危濤中掀播不已雨沾衣皆黃土也既抵
席觀庭中火光赫然咸謂沒庭燎身實天色如頽下
照也酒散歸衣中皆染雨土閱兩日敗報至遼東之

破余館于鄒平張師家是日忽大風蔽天地覲向不
相見廣宣之破余亦計偕在都連日風霾東望但見
黑氣蔽天而已癸未甲申之間天象變尤多其最異
者雷擊奉先殿雷火下焚銅錢皆鎔而下注殛死內
侍甚衆甲申二月寇漸逼都余姪游北雍遽歸至中
途遇大風不止板木飛瓦行人皆偃仆天之示我何
如也惟南都之破無甚咎徵豈天以為不復可警故
置之耶

自有遼事所用人鮮有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惟熊

廷弼素崇煥孫承宗而武臣如劉綎杜松滿桂祖大
綬吳三桂其最著也廷弼剛而驕唾罵一世謂皆出
已下吾鄉朱本洽為永平郡守嘉善錢士晉為大名
郡守熊一見賞其才且云遼事將與共功名兩公意
其能成功也譽以公至必能滅虜熊握手與密語公
解人也何為亦作^此語遼事豈可為但當尋一散場身
意謂怒罵人以圖逐歸也此豈意在國家者乎當其
督學江南行法極嚴然嚴而不當至郡邑一概徇私
孤寒壅塞或有不平之鳴廷弼但知嚴處士子而已

不能一破情面也 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結為同
盟肝腸頗熱為閩中縣令分較關中日呼一考兵習
遼事者與談兵絕不閉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中者
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宣遠一捷實為首功遂自
矜為女已破胆必肯獻地請和 名對自言五年滅
女了無成筭給諫許譽卿面叩之崇煥自言聊慰
上望云爾給諫極言 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期
奏功奈何崇煥亦自覺失言遂以用人措餉等事再
請於 上倘有不相應即可借為却担地不意 上

竟成送其所清也赴援都門召見即請入城休息
上不可以三千騎入城請上曰三千亦不可疑之
者至矣而崇煥亦不悟也閣臣錢龍錫嘗問以遼事
答以當從東江作越錢問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
毛帥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之不可用殺之此
吾所優為錢固庸人也不以為其言為意及斬文龍
疏中即入錢語及戶闌入朝端遂以殺文龍為崇煥
罪并及龍錫以崇煥為逆督以龍錫以通變一凌遲
一擬辟蓋以逆瑞一案為附逆者所切齒欲借崇煥

起一逆案以相報因龍錫以及諸名賢其事且成矣
歎以兵部發之而大司馬梁廷棟始與謀旋悔不肯
認且賴上聖明不能遽起大獄也龍錫賴詞臣黃
道周疏救後以天旱賜宥言路屢以為清遂成定海
而崇煥先置極刑妻子流數千里刑浮於罪寃哉
承宗練而才凡軍中利弊每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
服且部伍器用亦精嫻諸帥咸服之但不能無歎其
所推轂大帥馬世龍貌甚偉而無將畧承宗以為韓
白復出人不訝之兩鎮閉門俱無事然幸不与戶值

身歸居里中城陷合家被難傷哉
劉杜老將有名杜勇而疎劉為尤勝其所招致奇才
劍客之屬實甲於羣帥劉敗後無有及之者矣
大綬家富而勇曾犯法幾被戮賴崇煥力救之故相
得甚歡及為大帥子弟皆貴而將帥家頗多夷人遼
人皆善戰以崇煥下獄皆散而其母痛責之其妻固
妾也亦持之甚堅故仍為國用永平恢復錦州力守
皆有功但攻圍既久糧已竭而援兵不至遂以城降
而身自逃歸或云已輸誠於女謂綬歸即舉入城盡

降故女繼之然歸即為國堅守雖其子在虜中不之
顧也則非有意負國者力守松山杏山與洪承疇被
圍年餘力竭而陷遂至失節

三桂即大綬甥也其父吳襄向為大帥三桂少年勇
冠三軍及闖寇誘之甚至三桂終不從都城破以殺
寇自矢借虜兵而虜兵遂吞我中華則三桂罪哉
湘桂勇而熾然起自行伍不解文墨拔為統帥群帥
不服况各鎮之兵紛紛而集桂未得稍撫循之亟驅
以戰兵不与將相習且將与將亦多不相識者一戰

而覆非盡柱之罪也。數人而外界，不區論矣。遼人守遼策之得也，而廷弼必以為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廷弼云然。數戰之後，遼人實可用也。如浙兵、秦兵、川兵皆可用，但問用之者如何耳。嗟乎！勝敗得失，但當擇將，乃云惟某地最良，方豈有此論也哉！督撫莫得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是固然矣。政府中樞尤皆庸：遼事所以益壞也。嘗江陵柄國時，九邊之事如視諸掌，如某戶今將往某地，防其犯某邊，江陵必先知之，戒諭邊臣，故無敗。

事後鮮有繼之者矣。一邊撫嘗語余曰：葉臺山相國固不可及也。每邊臣上疏，必手書答之，此後止發一名，東而已。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哉！然猶未極壞也。周宜興當國，或以庇邊臣奏訐，周力辨，謂向不与邊臣通書，若謂邊事非關臣所與知者，其敗不及宜乎。崇禎朝，凡為中樞者無不被戮，雖上之用法嚴，亦下多負國耳。其稍可者，梁廷棟其心明暢，李繼貞余大成兩職，方未知必知邊事而守甚潔，債帥之風，賴以少抑，亦庶幾云。

流寇大畧

流寇始於秦之潰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師也秦地連
饑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繁其始固易剪揚鶴為三
邊總督顧撫安之既而復叛鶴逮謫戍洪承疇為秦
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勦寇幾盡僅三
千人渡河入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猖獗遂由中
州入蜀蹂躪彌廣用陳奇瑜為總督寇入川幾為川
兵所盡奇瑜再任撫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逆奇瑜下
獄用洪承疇總督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惧盡避

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火帥曹變蛟勇而驕遽入山
搜寇為所敗致賊復闌入楚豫間用盧象升為總督
與承疇共勦寇孫傳廷為秦撫象升身先士卒以善
戰稱而傳廷父為邊將亦習行間事雖與洪不合其
才自優象升用關外兵一破寇於豫而承疇傳廷亦
時以提關寇且哀矣因戶入邊亟召三公入援戶
遂即用象升於宣大承疇於薊遼傳廷於保定而寇
又復盛傳廷偽稱病逮下獄是時楊嗣昌為中樞疏
薦熊文燦為總督議增天下餉初以溢地而名蓋言

額外之地楚中遼瀾或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有上
疏爭者輒被處逐總加之額田中特設一少司農理
勦寇餉俾文燦專兵事然文燦向在關中幸以撫鄭
芝龍成功遂為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紛紛
無主久之有老回、闖塌天滿天星鬪山鷄等名亦
未著姓名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小袁銀輩漸并各
寇為雄長然招獻忠復兵肆兇悍侵奪居民每伸寇
而屈民獻忠旋颺去其勢益張文燦逮論辟寇既復
叛而戶又闌入燕齊殺掠無算嗣昌乃自請勦寇贖

罪。上為賜坐設宴賦詩以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
得以賜劍自殺之。權重甚。楊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
時赫然。旋敗獻忠而圍之。瑀山中獻忠出戰。墜馬
箠被獲。楊謂勦功可成。先是嗣昌在關時。議練兵十
餘萬。與各鎮用以破虜。特加練餉。足而民怨已極。獻
忠被圍久。鑿山徑走入蜀。嗣昌彈劾。擢春遠。論
辟蜀民為訟。寃不之釋也。獻忠造奸細入襄陽城。與
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偽作商人運車入城。兵器皆
藏車中。至則內外相應。城立破。襄王被難矣。寇自殺。

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城陽破。後勢遂
滔天。關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被難。關賊
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張。嗣昌尋沒。或云服毒。或云病
歿。死而。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毒者。輒譴。明年春
關賊再圍。開封府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千金。草
木皮筋皆盡。及人相食。上令各路進兵救援。皆不
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却之。
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圍。按臣任濟與司李黃澍輩。矢
死力守。周藩所費不貲。左良玉來救。為寇所敗。城已

不支而河忽大潰城沒周藩守王諸臣皆走高丘
得免百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人自決壞河以便出
走然河堤向高於城以歲脩得勿壞寇既圍城堤久
不修其潰固宜上為之悲痛拔澍為御史復治
慰周藩出孫傳廷於獄為總督悉發秦晉兵從之傳
廷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六屢趣之出閔傳廷
銳而練寇屢偽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軍資悉蕩
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傳廷走死先是寇所破城邑甚
多武弁多失節而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伯陸

之祺軍多蒙面屈降矣寇即由秦入晉所至風靡
上先遣閔臣吳甡出督師甡未行而獻忠已破
武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上怒黜甡旋逮問滴戍
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闖賊稍減民遂以闖賊為
不殺人至即降幾不留行惟榆林力守與賊殺傷相
當破城之日皆閉死無一降者榆林多者將故也寇
渡河而東闖臣韓爌撫臣蔡懋德皆死之平陽郡守
張嶸然迎降且為之用上遣閔臣李建泰督師躬
送之出待以殊禮然兵餉皆絀遼京兵後行中途得

多敬佚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逼矣李為寇獲得
不死傳聞寇以同姓稱之為其後復臣戶李生平頗
負重望至此殊可恨寇一送真定來一破居庸關而
入京師詢臣李明濬建議當遷科臣先時亨疏阻之
又有言東宮宜出撫軍於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
魏藻德方岳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後以寇迫留之群
臣建議者紛然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尚館深庶
常十六日召對考選十八日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
即破彰義門而內城尚未覺也城守皆中官為改百

官無一上城者銃聲不絕寶皆空砲守堞亦寥々奸
細已滿城有二瑞懸城而入以寇勢報上不知所
云聞亦寇使之內閣也上遂令中宮自盡刀劈公
主一臂不能死上憐而止馳騎至城門不得出復
入宮自縊於煤山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
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衿以勿殺我百姓為戒聞
者莫不痛絕而寇已馳騎入城矣其所以破城者城
中人亦莫之知聞齊化門有寇內伏大呼曰城破矣
為兵者即殺民皆免城兵遂棄甲拋戈而走復從齊

化門逃走各門大呼所至兵皆潰遂開門納外兵居
民見賊入皆倉皇走寇慰之曰大兵不殺人毋用遁
走為也李自成入至大明門自恃善射祝曰我得天
下安乎則箭中其中箭發入瓦楞中或以為射及空
憲殆空名耳自成入宮舉大帝后之靈出置通衢
傳聞數棺置蘆葦棚中有僧以麥飯為供萬姓無感
不感慟而群臣無不有拜哭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
皆臣賊各官報名出見皆趨至廷中立候竟日不許
見押至膏街文留之押至空舍中巡邏守之得加頓

辱群臣至此求死而不可得矣其無恥者遂用關節
通用事者再呼見遂分別用舍用者令出東華門押
至史部更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至各營追取金帛
夾而暴之中遊所獻金帛不足則再加酷刑不能蚤
自死以致此恥莫大焉如魏藻德方岳貢皆先求死
為所獲再三請死終無屈詞亦有潛身得免者其志
亦皆可亮但素先帝神聖身殉社稷千古所希而謀
臣死難者寥寥大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
鮮不實者而南都初定六等之案總以賄賂出入及

門戶相仇者則隔入之有言星士從梁溪來云梁溪
一友記從送名姓事實詳而確余擬作一函往索恐
未必可得耳案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
為此出入游移留不結之案即死難最烈者必索
賄乃為題請自成每登御座即眩人皆知其無成而
自燕及齊遍設偽官所至靡然從之偽官臣亦惟以
搜括仕宦金帛為急百姓始悔淮撫路旅飛按臣王
變取偽官為等殺之寇遂不敢過淮當寇未破都
城時傳言吳三桂已降舉朝驚懼上召其父驥問

之驥言三桂忠孝必不至此寇破都城後發兵萬餘
往關外三桂殺之幾盡自成憤甚自帥眾以往三桂
偽敗誘之出關適東夷兵至三桂前後皆勁敵不得
已乃與尹合自成大敗步兵無一存者騎兵亦潰自
成急奔還取所掠宮中珍寶及金帛子女西馳三桂
率尹追之至真定而返寇至秦發重賂於西虜市馬
西虜復奪賂殺其人寇遂不振再回三桂西伐不戰
而走傳聞剝寇止千餘嗟乎虜稱天驕其荐食中華
無足怪也寇皆累朝長育之赤子乃壞我宗社使

聖主蒙難以崩中宮從焉亦東宮二王皆為所獲
此其罪誠萬刀不足剗也破都城不滿四十日每欲
僭位更朝擇於四月二十七日而迫於三桂倉皇出
走自古大寇成敗無有如此之速者二王至陝中尚
無恙吾鄉人有親見者是或邀神靈以呵護云

幸存錄卷終



